

00414

鲁迅论中国文学遗产

人文资料室



鲁迅论中国文学遗产

目 录

- 第一部分 论批判继承中国文学遗产 1—9
第二部分 论中国古代作家与作品 10—100

一、先秦时期	10
(一)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学	10
1.文学起源于劳动	10
2.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关系	11
〔附〕文字创造于群众之手	
(二)神话与传说	13
1.神话的起源	13
2.神话与宗教、艺文的关系	13
3.中国神话仅存零星的原因	14
〔附〕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	
4.关于传说	16
5.《山海经》中神话、传说特多	16
(三)《诗经》	16
1.关于《诗经》	16
2.关于《国风》、《颂》	17
3.《诗》之六义	17
4.删诗问题与历代说《诗》	18

(四)先秦散文	19
1.晚周思潮的流派	19
2.老聃	19
3.孔丘	20
4.墨翟	23
5.庄周	23
6.孟轲	25
7.荀况	26
8.韩非	26
(五)屈原与《楚辞》	27
1.屈原及其所作《离骚》	27
2.《离骚》与《诗经》的不同	28
3.《九章》、《卜居》、《渔父》	28
4.宋玉及其他	29
5.屈原与宋玉的比较	30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30
(一)秦汉文学	30
1.李斯	30
2.刘邦、刘彻与楚声	31
3.贾谊与晁错	31
4.关于汉赋	31
5.汉赋作者——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扬雄、蔡邕	32
6.司马迁与班固	34
7.汉代的四言诗与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37
(二)建安文学	38
1.曹操及其文章的特色	38

2. 曹丕的文学主张及其文章特色	39
3. 曹植的文学主张	40
4. 建安七子及其文章特色	40
(三)两晋南北朝诗文	41
1. 稷康、阮籍、刘伶	41
2. 魏末晋初文章特色	42
3. 东晋的风气与陶潜	42
4. 羊(杨)衡之	46
5. 颜之推	46
6. 《文选》	46
(四)汉魏六朝小说	47
1. 小说的起源	47
2. 现存的所谓汉人小说	47
3. 关于六朝小说	48
4. 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书的原因	49
5. 《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及其他	50
6. 记人间言行小说的兴起	52
7. 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	53
三、唐宋时期	53
(一)唐代诗文	53
1. 关于唐诗	53
2. 骆宾王	53
3. 李白	54
4. 杜甫	54
5. 韩愈	54
6. 李贺	55
7. 李商隐	55

8. 韦庄及其《秦妇吟》	55
9. 左偃	56
10. 唐末小品文	56
(二) 唐传奇	56
1. 唐传奇的来源及其成就	56
2. 张鷟《游仙窟》	57
3. 沈既济《枕中记》	58
4. 李公佐及其《南柯太守传》	59
5. 元稹及其《莺莺传》	59
6. 牛僧孺《玄怪录》	59
7. 段成式及其《酉阳杂俎》	60
8. 概论唐宋传奇	60
(三) 宋代诗文	61
1. 关于宋诗	61
2. 王安石	61
3. 沈括	62
4. 唐庚	63
5. 陆游	63
(四) 宋话本	63
1. 宋代白话小说的兴起	63
2. 说话、说话人、话本	63
3. “讲史”与“小说”	65
4.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大宋宣和遗事》	65
5. 《京本通俗小说》	66
6. 宋人“说话”对后代小说的影响	66
四、元明清时期	66
(一) 戏曲	66

1.元曲杂用白话	66
2.戏曲中的西游记故事	67
(二)元明以来的讲史小说	67
1.关于《三国志演义》	67
2.关于《隋唐演义》	69
3.关于《水浒》	69
〔附〕清陈忱《后水浒传》、清俞万春《荡寇志》	
(三)明代的神魔小说	72
1.明代神魔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72
2.吴承恩及其《西游记》	72
3.《四游记》中的《西游记》是吴著的摘录	74
4.《西游补》	74
5.许仲琳《封神传》	75
(四)明代的人情小说	75
1.人情小说——“世情书”	75
2.《金瓶梅》及其作者	76
3.《金瓶梅》的写作技巧	76
(五)明代的拟市人小说	77
1.《醒世恒言》	77
2.《拍案惊奇》	77
(六)清代的志怪小说	77
1.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	77
2.《聊斋志异》的写作特色	78
3.纪昀及其《阅微草堂笔记》	78
(七)清代的讽刺小说	79
1.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	79
2.《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81

(八)清代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	82
1.《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82
2.《红楼梦》的价值和在文学上的地位	83
3.《红楼梦》中的人物	84
4.高鹗的续书和其他续作	85
(九)《野叟曝言》与《镜花缘》	87
(十)清代的侠义小说	87
1.清代侠义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	87
2.《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	88
(十一)清末的谴责小说	89
1.清末谴责小说特盛的原因	89
2.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	89
3.吴沃尧及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90
4.刘鹗《老残游记》	90
5.曾朴《孽海花》	91
(十二)明清诗文	91
1.公安、竟陵派	91
2.袁中郎	91
3.金圣叹	92
4.明末的小品文	93
5.总论明清的小品文	94
[附]宋代以来野史、笔记	
(十三)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	95
1.严复	95
2.邹容的《革命军》	95
3.民元以来的文艺家	96
4.章太炎	96

5.关于《南社》.....	98
6.王国维.....	99

第一部分

论批判继承中国文学遗产

菲薄古书者，唯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鸦片的弊害，大概唯吸过鸦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154 页

《华盖集读编·古书与白话》(1926 年)

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221 页

《准风月谈·由聋而哑》(1933 年)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婆罗。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259 页

《准风月谈·重三感旧》(1933 年)

……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

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的立场。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261 页

《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1933 年)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象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

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406 页

《花边文学·正是时候》(1934 年)

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萃，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19 页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1934 年)

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

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象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32 页——第 33 页
《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1934 年)

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337 页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1935 年)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 586 页
《集外集拾遗·〈浮土德与城〉后记》(1930 年)

谨奉到惠函并《医学的胜利》一本，谢谢。这类的书籍，其实是中国还是需要的；虽是古典的作品，也还要。我们要保存清故宫，不过不将它当作皇宫，却是作为历史上的古迹看。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 134 页
《书信·给黎烈文的信》(1933 年)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332 页

《坟·论睁了眼看》(1925 年)

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364 页

《坟·写在坟后面》(1926 年)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象，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10 页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1927 年)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18 页——第 19 页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1934 年)

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同样的。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20 页——第 21 页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1934 年)

我们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 679 页

《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1934 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

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382 页——第 383 页
《热风·随感录三十五》(1918 年)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也。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36 页
《华盖集·忽然想到(六)》(1925 年)

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379 页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 年)

……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

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339 页——第 340 页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1935 年)

“作善降祥”的古训，六朝人本已有些怀疑了，他们作墓志，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的话。但后来的昏人，却又瞒起来。元刘信将三岁痴儿抛入醮纸火盆，妄希福祐，是见于《元典章》的；剧本《小张屠焚儿救母》，却道是为母延命，命得延，儿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还说终于一同自杀的；后来改作的却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 330 页——第 332 页

《坟·论睁了眼看》(1925 年)

但是，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 425 页

《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 年)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

说有人作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 622 页

《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1932 年)